香椿头究竟几元一把

吴 非

世象杂谈

友人从南方来，约好上午在城南某处见面，才握了手，友人即大赞南京是个好地方，我谦虚了一回；友人继续表扬：东西好便宜哟，走过全国这么多城市，没见过物价这么低的，（举起手机）我刚发微信告诉大家了。我觉得，以他的退休金，以他的见多识广，不至于认为我们这里“物价低”的，可他竟然激动得立刻发微信，喊人们到南京来，万一大家都信他，来买东西，会不会埋怨南京人不诚信呢?

我问究竟什么东西的价格低到令他震惊，他比划说早上“一元钱买到一个这么大的白馒头”，夫妇两人就饱了，于是再买一个上飞机，回南方给左邻右舍看看，作为证明。

我正看着那个被拍照并上了微信的无声无息的中级馒头，他太太又打开袋子，给我看她买的香椿头:“看，我们那边要卖五元一把，你们这里只卖两元一把！太便宜啦！”——也就是说，“南京这样的香椿头只卖两元一把”已经迅速通过他们的微信传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……

可是，一小时之前，我在城北买的香椿头，这么一把，要8元钱。那个进城南卖菜的农村大妈很可能不谙行情，也可能一时糊涂，算错账了，恰巧遇上了对南京充满好感的外地人，立即激动地发了微信，咸使周知。

以后我去外地，人们认为我来自“物价低”的南京，会对我们充满同情，同时又认为我们不需要加薪。而如果问他凭什么说“南京物价低”时，他也许不记得信息来源，也想不起是因为“南京香椿头只卖两元一把”，而且他总是听信手机传播，经常“点赞”的。

信息时代，发布“南京香椿头只卖两元一把”这样的不实信息，谈不上要负什么政治经济方面的责任。友人因为早餐一元钱吃了一个大白馒头就激动地发消息，他可能忘了，老了，食量小，而且很多地方的馒头都是这个价；至于“香椿头两元一把”，他要是敢当街喊一声，南京大妈们会立刻停止舞蹈，围困他。

报上有文章批评某专家作报告轻视听众，那位专家批评教师不读书，说他在会场上问“家里藏书有一千册的请举手”，结果场上没有人举手，于是某专家大发感慨，有所批评。文章作者认为，某专家这样居高临下地向教师发问，很不恰当。其批评中肯，语言温和，大家都应当引以为戒。藏书千册，对大部分教师而言是平常事，报告人在讲台上俯视听众，人们懒得举手回应他；所以，专家获取的信息不可能准确。

最近又有教授文章信息出错，影响甚大。说是朱自清的《背影》因为“违反交通规则”被逐出语文教材，文章在大报上刊出。我见了连连叫苦：他上当了，子虚乌有的事。他的信息也是“听说”，没认真核实。

文章中称，他在会场上问过老师，《背影》是否真的因为“交通规则”的原因而从中学教材中撤除了，“老师们点点头”，于是教授信以为真。

刊出那天，媒体龙卷风似的扫过，一日过后，有关教授闹乌龙的消息又铺天盖地刮回来，教授诚恳地道歉，但他的道歉并非所有受众都能看到……

那几个坐在台下前排“点点头”误导教授的“老师们”是谁?

他们是否真的听说九十年前朱自清的爸爸“违反交通规则”的事?

他们为什么不摇摇头表示“不清楚”“不知道”呢?教授也太简单，你怎么能信台下听众的“点点头”?

你为什么不找一套语文教材翻一翻?这么简单的事竟不肯做。中小学语文教材到处有，不是机密文件，而且随时都能找到，比找香椿头和馒头还要方便。

口口相传的，白纸黑字的，信誓旦旦的，一句顶多少句的，一级一级传达的，刻在碑上的，统统得动脑子筛选、分析、辨识，那么多年的教训早就告诉了人们，更不用说骗子打电话用“公检法”“海关”来威胁老头老太要“查封银行存款”的把戏了。

末了再奉读者一事。

写完这篇小文时，想到要核实一下教授的原话，于是上那家报网查找，找到后意外发现下面链接了四年前记者就“鲁迅被逐出教材”传闻对我的采访，那一回乌龙闹得比这回大得多，影响更大，我被五家媒体纠缠五天。

报道结尾有些意思——采访结束时，我对记者说：“你信不信，同样的事情今后还会发生?”

“鸟兽不可与同群”

白子超

论语新读

微子篇载:长沮、桀溺耦而耕。孔子过之,使子路问津焉。

长沮曰:“夫执舆者为谁?”子路曰:“为孔丘。”曰:“是鲁孔丘与?”曰:“是也。”曰:“是知津矣。”

问于桀溺。桀溺曰:“子为谁?”曰:“为仲由。”曰:“是鲁孔丘之徒与?”对曰:“然。”曰: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,而谁以易之?且而,与其从辟人之士也,岂若从辟世之士哉?”耰而不辍。

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怃然曰:“鸟兽不可与同群,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?天下有道,丘不与易也。”

此章文字较长,且多是对话,为清楚计,分成如上四段。

耦而耕,古代两人合作共同耒耜(音垒寺)耕田,称为耦耕。过之,孔子自楚返蔡,路过长沮、桀溺耕田处。津,河流渡口。

执舆者,执辔掌控车子的人。子路问津,故孔子执舆等候。

滔滔,有学者指出非是,应为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的“悠悠”,亦作“滛滛”,水流之貌。滔滔者喻指随波逐流的天下人。以,同与;谁以,即与谁。易,变易,改革。而,同尔,第二人称。辟人之士,躲避坏人的人,暗指孔子;辟同避。辟世之士,躲避社会的人,指隐士,包括长沮、桀溺自己。耰,音优,古代农具,用以弄碎土块、平整田地;又指播种后用耰翻土、盖土。

怃然,怅惘,失望,怃音舞。斯人之徒,针对滔滔者而言,指世间众人。与,相与,参与,在其中;本文译作交往。

用现代汉语复述此章大意:长沮、桀溺用耒耜合作耕田。孔子经过那里,让子路去问渡口在什么地方。

长沮说:“守候在车上的是谁?”子路说:“是孔丘。”长沮说:“是鲁国的孔丘吗?”子路说:“是啊。”长沮说:“那他该知道渡口在哪里了。”

子路又去问桀溺。桀溺说:“你是谁?”子路说:“我是仲由。”桀溺说:“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?”子路说:“是的。”桀溺说:“天下到处都是随波逐流的人,你们同谁去变革社会呢?你与其跟从躲避坏人的人,还不如追随逃离社会的志士呢!”说话时不停地平整田地。

子路回到车前汇报给孔子。孔子有些怅惘,说:“人不能和鸟兽同群,我不交往世间众人又交往谁呢?如果天下有道,我孔丘就不会投入到变革中了。”

此章所载颇有戏剧性,也确似一出小戏,意味深长。显然,长沮、桀溺二人是远离喧嚣、自食其力的隐士。他们深知孔子其人,但不认同,语带讥讽。长沮“是知津矣”一语双关,其实在说博学多识、教导别人的孔子应该知道人生之路怎么走,人生渡口在哪里,又何必问我呢?子路未得要领,再问桀溺。桀溺不但同样不告之渡口何在,而且更直白地指点子路,“从辟人之士”与“从辟世之士”两条路,应该选择后者,隐士的人生之路才是正途。

孔子当然不赞同桀溺的观点。孔子认为,人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,总要与他人打交道,而不能躲进山林与鸟兽为伍。孔子的这一认识是十分先进的,与近代思想家关于人是社会人的科学论断相当接近。而且,正因为天下无道,孔子才义不容辞地去变革社会,为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(雍也篇)的“天下为公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的目标奋斗。

此章非常精彩地展示了,孔子为首的儒家与隐士为代表的道家,在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上的不同。

草亭诗抄

王养浩

汶川祭

山河呜咽，天地无言，灾难碑前泪如泉。往事未如烟。瓦砾遍地一瞬间，生灵涂炭两重天。家园有梦翻新篇，春回绽笑脸。

追念

寒星抚儿睡，晓露抹灶灰。夙夜辛劳不言累，秀发染雪垂。风雨霜雪念谁？殷殷催归，声声泪水。

致友人（集句）

一樽别酒，一声杜宇，雾花吹鬓海风寒，鹤背骑来惯。夕阳倒影松阴乱，太空澄虚月影宽，浩歌惊得浮云散。寂寞又春残。

大公鸡（中国画） 范生福

盆栽

赵玉龙

年幼的时候，隔壁的婆婆喜欢种植花卉的。她的小小的天井里种植了鸡冠花、小桃红、仙人掌、太阳花，还有葛蒲、白英、千里光。听着她给我述说这些植物的名称和种养它们的方法，一直觉得她内心的美好。我的内心里，亦如植物一般安静羞涩地长出一个芽来。

后来，我也养成了种植花卉的习惯。照顾它们，看着它们发芽、舒展开叶子，从娇嫩到成熟，如此年年岁岁，让我觉得岁月静好。

在城市里生活，不比在乡村，种植植物总是不方便的。因此，我只能选择一些盆栽。每天可以抽出一刻钟和它们呆在一起，我也觉着岁月是好的。我种植的盆栽有兰花、月季、酢浆草等，它们如同我的朋友一般，亦像是我的孩子。若是没有照顾好它们，我的心里总是有自责的。

与植物亲近，可以洁净我们精神的骨血，让自己始终保持目光的清澈。

夜光杯

工作是放松

周炳揆

美国宾州大学的专家最近做了一项研究：在美国东北部某中等规模的城市随机调查了122人，结果大多数人在工作时释放的肾上腺皮质素（俗称“可的松”）较之在家时要低许多，而且是一贯性的低。被调查者年龄大于18岁，有男有女，有做父母的，也有没有孩子的，工作时间段在早晨6点至晚上7点之间，且都不在家中工作。

鉴于可的松是人类为了应对紧张而释放的一种激素，意味着人在工作时较在家时更为放松。专家还发现这种放松和被调查者的职业、是否结婚，甚至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都没有内在关系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:和在家相比，做父母的放松程度要小于没有孩子的夫妻的放松程度。这可能因为做父母的把部分在家的压力带到工作上去了，抑或是孩子给家庭带来乐趣，使居家的压力降低了。

为什么人在工作时会感到放松呢?

首先，在工作岗位上，人的能力会得到提高，这些提高会得到同事们的认同，也会得到上司的赞赏以致获得在职位上的提升，当然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作保证人们每月获得薪酬；而在家里，许多辛苦的付出可能并不受关注。再则，办公室的规矩不允许诸多制造紧张的因素，如大喊，狂奔，哭叫等，遵守这些规矩是对同事们的尊重，而同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支持是减轻压力的重要原因；相反，家庭的压力往往是挥之不去的——牙牙学语的孩童是不会对父母作任何妥协的。

我们习惯于说“不要把工作带回家”，那么，根据上述最新的研究，也有必要对我们的家庭生活作些改变以缓解压力。可以从简单事做起，比如说去餐馆吃顿饭犒劳自己的成就；晚上收到的邮件、短信一律不回复；每周有一个晚上是雷打不动的“电影之夜”等等，让你的家庭生活注入一点“工作”的元素吧。

活色生香复康里

周珂银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，我居住在卢湾区复兴中路250弄一个叫“复康里”的弄堂里，深入这条弄堂，还有“天无里”和“三渔里”。说不清哪条是主弄、支弄，总之这三个“里”联成一个板块，在复兴中路、黄陂南路和顺昌路之间有多个出口，每个弄口处有过街楼，门拱上有着波浪形的石雕花纹，形成一片蔚为壮观的石库门建筑群。它与周边小有名气的“梅兰坊”、“瑞华坊”等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建造在法租界内的石库门弄堂房。

1971年秋季，我随外公外婆迁居这里，一栋有着八户人家居住的石库门房子。这栋房子的前门有着双开门面的黑漆大门，颇有气势，天井里有一口井，两尊“破相”的石狮子，据说是红卫兵砸“四旧”的杰作，狮子砸成了假山，石头缝隙里居然探出毛茸茸的蒲公英。后门也有天井，还有着八户人家公用的水龙头和一个烧饭的灶披间，这儿才最活色生香。

我家住二楼的西厢房。东厢房住着这栋房子的原户主，一户被贴上资本家标签的人家，女主人陆家姆妈五十来岁，小巧白皙，不多话，见人低眉垂眼，骨子里却有着一股子不卑不亢的清傲。她走路极快，腰杆笔挺，迈碎步，像一阵风。外公说，陆家姆妈是穿惯旗袍的，所以，腰杆直，步子小。外公以前是开洗染店的，解放后公私合营，他成了一家洗染店的职工。所以，每次我们家洗大件头东西，譬如床被之类的，外公就有一种重操旧业的兴奋，他把开水烧得滚滚，兑在一只盛着凉水的大木盆里，水温刚好，他便左手拿一块肥皂，右手持一把削刀，唰唰唰，肥皂片如卷曲的刨花，齐刷刷飘落在木盆里。外公在后天井显摆这种技能，让邻居们围观着叫好，连陆家姆妈也说，徐家外公真有派头。

不仅是专业的洗，外公的熨烫技术也是行业第一的。有一次，客堂间阿婆的女儿第一次上对象家的门，阿婆拿来一条百褶裙央外公帮忙熨一熨。于是，外公干脆将煤球炉提到家里，因为用的是铁熨斗，然后将裙子铺在烫衣板上，上面盖一层布，含一口清水，均匀地喷洒在布面上，一寸一寸地熨，极费工夫。熨好的百褶裙像一把展开的折扇，每一条褶子都是那么整齐均匀。阿婆说，生活做得介漂亮，真让人佩服，徐家外公老有派头。所以，小时候在我的印象中，派头，并非是有钱或出手阔绰，能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，无出其右，也是一种派头。过不了几天，阿婆就会送来一碗馄饨或是几碟瓜子，石库门的邻里之间便是这样礼尚往来的。

八十年代初，陆家落实政策了，邻里之间都人心惶惶，生怕他们要收回房子。“翻身”后的陆家姆妈并不显跋扈之气，在灶披间里，她还是那么低声柔气地向邻居们解释着，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只是拿到些钞票，是政府补给的，不好收回房子的。尽管陆家没有收回房子，但之后社会发展飞快，人们的居住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这栋房子的人迁进搬出开始频繁，居住的人家已不似以前那样稳定了。

2001年，传闻已久的拆迁工作开始实施，这片有着浓郁海派风情的石库门建筑终将退出上海的历史舞台。那时我外婆已离世，只有外公一人住在这栋石库门房子里。那天，我们几个小辈要带他离开的时候，他怔怔地坐在里面，打量着这间西厢房的每一个角落，对我们说，你们等等，再让我看看。他一个人对着这间空荡荡的房子，良久，良久——我知道，他舍不得。因为，我也舍不得。

十日谈

石库门风情

两次去我魂牵梦绕的浙兴里寻根。